

诡牛

钟天明 
GVI NIO

这头牛改变了两个时代
及太多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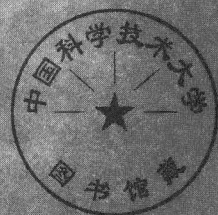
这头牛背负了
人间的善恶悲欢

100年前
的两个家族，
一个隐秘的匪寨，被一头牛搅得
心神不宁

玉米地里
100年后诡异再现，
离奇陈尸，让更多人心惊肉跳

诡年

钟天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牛 / 钟天明 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14-07558-1

I. ①诡…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2571号

书 名 诡 牛

著 者 钟天明

责任编辑 曹富林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8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558-1

定 价 29.8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钟天明

牛，大牲也。中国有牛七千八百零八万头。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牛是隐忍宽厚、聪明温顺的中国人最好的图腾。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牛一直是农民在田间地头最好的兄弟。中国人和牛的手足之情，从发明牛耕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绵延在中国所有的历史里。

农民对牛比对他们的儿子还要好——比如我父亲。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回首童年时，第一个在我记忆的海洋浮起的画面，总是南方乡下，一片碧绿梯田上，一个挽着裤管戴着草帽的少年牵着一头大黄牛的情景。

那时候我的工作放牛。直到今天，我依旧坚定地认为放牛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一件事。牛吃它的草，我玩我的耍。我们作为彼此唯一的伴侣，所有的交流都心照不宣——它只要站着不吃草，长时间地抬起头望向天空，我就知道它已经吃够了，到该回去的时间了。

而我父亲永远都觉得我对他的黄牛兄弟照顾得不够好，他总是一再地告诉我：“你别以为它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就算亏待了它我也不知道。它比你这狗崽子精多了！”

接着，他又会重复那一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话：“牛是披着牛皮的人，脱下牛皮，就成了人；人，披上牛皮，就是一头牛。”

谨以此书献给我那脱下牛皮的父亲和祖先。

我高祖父占光头是从杀了一个人之后开始成为一个响马的，他是孔山老占家数百年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响马贼。

那时候他约莫二十岁，和我现在的年纪相当，却已经有着足以让大多数成熟男人钦羡的体魄。根据我家族谱上的记载，他身長八尺，膀大腰圆，伟岸异常。

族谱的措辞自然都拣褒义的来说，如果非要描述得中肯一些，我的高祖父虽然在孔山的私塾里略读过些书，但其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

莽汉多半性子火爆，我高祖父也不例外。如果不是鲁莽，他当时断不至于把刀子捅进长他一岁的哥哥——我伯高祖父的腹中。

让我两位先人起争执的，是一个柜子。那个柜子究竟什么样子，里面装着什么，族谱并未记载，我已经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我伯高祖父而言，这柜子或是柜子里的东西必定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当我高祖父要把这柜子拿去典当行当了换钱做赌资时，我伯高祖父死活不让，甚至在我高祖父从灶房里拿出菜刀时也毫无惧色，以至于年纪轻轻就做了我高祖父的刀下之鬼。

我相信我高祖父绝无杀我伯高祖父的念头，他之所以把刀子捅进他哥哥的腹内，完全是争执之下的一时失手。但无论出于什么缘由，杀人总是没有道理的。

可能是因为孔山偏居一隅，山高皇帝远，再加上当时还在老佛爷的治下，法制不似现在的严明，杀人偿命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令并没有在我高祖父身上得到践行。他所受到的惩罚，只是以一个好勇斗狠弑兄犯乱的恶劣子弟身份，被我们老占家逐出了家门。

这个惩罚看起来实在太轻，但对于我高祖父而言，却万般的不好受。他虽然身形魁梧，有着一身蛮力，但是在这之前他所掌握的唯一谋生手段就是跟着父兄耕田种地。所以，被老占家扫地出门之后，我高祖父一下子没了活路。

人穷则志短。瞎混了两三天之后，我饥肠辘辘的高祖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投奔老虎洞，做了一个让方圆几十里的男女老少又怕又恨的响马贼。

响马贼就是强盗。他们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来去如风。马声方起，人已杀到；马声落定，人已远去，所以有响马之称。

我高祖父有着成为一个优秀响马贼的所有潜质，体魄雄健，性格蛮横暴戾，还有着一腔滚滚热血，配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敢拉刀子敢干架的熊心豹子胆，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强盗胚子。因此，他一上老虎洞，很快就得到了几个资历最老、威望最高的响马贼的器重。那时候的老虎洞群龙无首，上一任的领头人已经在几年前就携着洞里的宝贝细软丢下一帮弟兄逃到省城享福去了，而下一任却至今没有众望所归的人选，以至领头的位置一直空置着。几个老响马贼在年轻的响马贼里挑了三个最拔尖的，希望能在日后将其培养成老虎洞下一任的洞主，这三人一个叫王云，一个叫陈建龙，剩下一个，叫占光头。

如果按资历算，我高祖父比之三人中的另外两个，根本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菜鸟。他能让老响马侧目相待，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他曾经杀过人，并且杀的是自己的亲哥哥。杀兄的恶名让他在老虎洞里变成了响马贼们最不敢招惹的人物，每一个人都将他视作凶神恶煞，唯恐不小心冒犯了，也成了他刀下的冤魂。

这样令人畏惧的威严，正是其他两人所不具备的，他们只是身板厚实些，身手灵敏些，胆识稍大些，和普通响马贼相比，并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我高祖父虽然在老虎洞尚无建树，却给人一种感觉：占光头会后来居上，力挫另外两位竞争者，坐上洞主的虎皮大椅。

这让另两位洞主接班人对高祖父充满了嫉恨。这样的嫉恨对高祖父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老虎洞里的响马贼有三分之二都是他们二人的拥趸，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一些老弱病残。

而我高祖父却对此浑然不知。

占光头上山之后干的第一票，是在牛头坳截了刘庄送往牛头县县衙交税的粮车。

刘庄是双马镇最为富裕的一个庄子，老虎洞常年都有探子住在庄里。根据探子给回来的消息，粮车一早就出发了，约莫正午时分就能到牛头坳。

老虎洞一共出动了二十多个响马贼，由两个老响马带着，早早地就埋伏在牛头坳两侧的山梁里。

我高祖父第一次出洞，骑的是一匹已经老态龙钟的青白色瘦马。以他的体魄，一般的马载着他就已经跑不快了，所以他一骑上去，座下的瘦马立刻就举步维艰。如果我的揣测没有错的话，给他配备这样一匹马，应该就是两个竞争对手给他的一个下马威。

粮车比探子预报的早了一个多时辰就到了。一共有六辆，每一辆都装得满满当当，由六头健壮的大黄牛拉着。

响马贼们正等得昏昏欲睡，望风的小喽啰的信号发过来时，包括一个老响马在内的好几个响马贼都已经在马肚子下睡着了。

这群人中最为清醒的是我高祖父。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抢劫，他比周围的所有人都要兴奋百倍。他立刻把睡着的人全部扯醒，自己翻身骑上那匹严重超载的瘦马，马鞭一挥，啪的一声冲在了最前面。

我高祖父占光头骑在他的那匹瘦马上，挥舞着手里的大马刀，嗷嗷大叫着杀向正缓缓行进的牛车队。太阳正烈，照得他的脸和胸膛又红又涨。他疯狂地抽着马鞭，鞭梢啪啪地击打着瘦马的大腿。瘦马也许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不讲道理的主子，猛烈的鞭笞让它一时失去了理智，四蹄奋飞，发了疯一样一边嘶鸣一边往前狂奔。

一众响马贼驱马跟在他身后，整个牛头坳顿时尘烟滚滚。

粮车队发现有土匪时，我高祖父已经奋马扬鞭杀到坳边的山坡上，正杀气腾腾地嗷嗷叫着俯冲下来。护车的男人一看这阵势，都吓得赶紧退到车旁，眼看着我高祖父引着一标响马杀奔而来，武器都不敢抽出，一个个被吓得瑟瑟发抖。只有一个新来的武师还略见过些场面，舞着一把红缨铁头大枪挡在我高祖父冲过来的路上。

我高祖父当时已经兴奋得无所顾忌，这个拦路的武师非但没有把他吓住，反而让他更加狂热。他拍着马不偏不倚地猛冲过去。

武师双手运枪对着他一枪猛刺过来。

我高祖父占光头大喝一声翻身滚下马背，举起大马刀劈头盖面就朝武师劈将下来。

武师一招落空收势不及，顿时被我高祖父的大马刀一刀把半个头颅和肩膀砍了下来。

其余看车人见状，一个个连滚带爬躲进了牛车底下。其他的响马贼奔到时，已经没有人敢起来抵抗了。占光头仅凭一人一骑就截下了这个粮车队。我二十岁的高祖父用他的胆魄和勇武，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抢劫。

响马贼在老虎洞大摆庆功宴，占光头一战成名，成了洞里风头最劲的年轻响马。

几个老响马合计商量了一下，决定要给我高祖父进行奖赏。

老响马给我高祖父倒了一碗酒，指着劫掠回来的六驾牛车，问他想要什么。

我高祖父其实骨子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庄稼汉，前前后后把六驾牛车看了个遍之后，举起海碗一饮而尽，说：“我想要一头牛。”说完，他朝六头大黄牛中最雄健的一头指了指。

老响马对我高祖父的选择很是意外，但他们还是点了点头。

我高祖父放下海碗，把那头大黄牛牵走了。

我高祖父牵着大黄牛出了老虎洞，当天下午他就回到了孔山老占家门外。

占光头敲响了他家的大门。

开门的是他老子占天刚。

他老子还不知道占光头已经是老虎洞里的响马贼了，也不知道他身后的这头大黄牛是占光头从牛头坳抢回来的。

占光头把牛绳交到他老子手上，然后就转身走了。

占天刚看着牵在手里的这头膘肥身健的大黄牛，又看看两三天前被他赶出家门时还落魄之至的占光头，问道：“哪来的？”

占光头已经走开很远，停住回头说：“路上捡来的。”

对于这个回答，占天刚显然不会相信，但除了路上捡的，他也想不出身无分文的占光头能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这样一头大黄牛。

占光头说完就扬长而去了。

从这一天起，老占家终于结束了借牛种地的历史，开始有了自己的牛。

然而无论是占光头还是占天刚都不会想到，一个月之后，这头健壮的大黄牛会给孔山老占家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与其归咎于这头牛，不如归咎于占光头的一时冒失——他把这头牛牵回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占光头当时不可能想到这些。

天快断黑时，我的响马贼高祖父占光头回到了老虎洞。他风风火火的响马生涯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把车轱辘从自行车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

入秋已经许久，天气依旧炎热得如盛夏一般。修车棚里三个风扇都已经开到最大挡，我和来修车的两个学生妹还是被热气蒸得全身汗湿了。

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我爹的过世我就没再上学，而是跟一个外地来的跛脚老头子学了一手修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手艺，回双马镇搭了个修车棚，靠鼓捣扳手铁钳螺丝刀赚点钱过活。

重新换了一个外胎后，我又小心翼翼地把车轱辘装了上去。

学生妹自己摇着脚蹬子试了试，给了钱道声谢就扶着单车走了。

我把钱塞进裤兜里，拿出手机想看看几点了。摁亮屏幕，竟有一个未接电话。

是一个此前我从未见过的号码，看区号是我们这一带的。我以为是某个久疏联络的亲戚，想都没想就拨了回去。

一拨就通了。

那头是个声音有些嗲里嗲气的女人，不过从音色看年纪已经不小了。

女人说：“你是修车的占师傅吗？”

我说：“是。”

女人又说：“我男人说让我打这个电话找你。”

我纳闷：“你男人是谁，找我什么事？”

女人说：“我男人是孔山的张俊富，他昨天出门的时候跟我说，如果他到今天这个时候还没回来，就让我打这个电话找你。”

我说：“等等，张俊富？”

我们老占家世代住在孔山，我晚上关了铺子也还回那地方住，怎么没听说过那里还有个姓张的？

女人说：“不是，是占俊富，你们喊他柴油机的。”

早说柴油机不就得了，这破声音嗲的，张跟占都分不清楚了。我说：“哦，柴油机，他去哪了？干什么去了？”

女人说：“我也不知道，他背着一杆铁钎就出门了。”

我一听不好，柴油机这小子该不会单枪匹马扛着铁钎就上老虎洞去了吧？

老虎洞从前是个土匪窝子，新中国成立后几年，那帮响马贼全给收服了，土匪们的操练场也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日子里，被开垦成了一片旱田。那片田前不挨村后不着户的，生产队时期过去之后，就常常抛荒，没人愿意种。今年年初，从外省来了一家养蜂人，没地方落脚就住进了老虎洞。这家人特别勤快，住下之后就将那已经长满茅草的旱地给重新翻过来种上了粮食和瓜菜。

老虎洞呈现出一派从未有过的安静与祥和。

然而老虎洞从来不是个平静的地方。

几天前，这家人出事了。

出事的是这家人才五岁的儿子。这男孩一早跟着他爹一起到洞外面林子里收蜂蜜。两人走到收蜜的蜂巢前时，他爹掏出烟袋，自己捆了一根草烟，点火时却发现忘了带火。他爹收蜂蜜时嘴里都会叼一根烟，这不是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事，而是必需的步骤。非得有那一支烟熏着，蜜蜂才不敢靠近，收蜜时才不会遭蜂蛰。没了这支烟，他爹也不敢冒险，于是就打发男孩回洞里去取火柴，自己先在这准备其他东西。

蜂巢距老虎洞也就是半里来路，以男孩的步速，来回半个小时就够了，可他爹等了快两个小时，等到太阳都三竿高了，还是没见男孩回来。他爹以为男孩又在哪玩着，把拿火柴的事给忘了，就自己回去取火柴。一路上都没见着男孩，回到家时，家里人看见他回来拿火柴却惊讶了：“伢子不是拿了火柴回你那里去了吗？”

男孩确实回洞里拿了火柴又出去了，但他并没有到蜂巢那里，路上也没看见他，那人到哪里去了？

他爹带着他妈和他姐姐三个人出去沿路找了一圈都没找着。直到

下午了，男孩依旧杳无音信。

这家人慌了神，于是下山找了个最近的村子请人帮忙。

离老虎洞最近的村子就是我们孔山。

住在孔山的，是我们老占家。

孔山的村长是我三伯公。我三伯公听这家人把男孩失踪的事说了一遍后，当即就敲着铜锣满村找人帮忙上山找那孩子。这群人全村走了个遍，只找到两个年纪稍微轻点身子骨还硬朗的老人，因为年轻人几乎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几个老头上山找人能顶什么事，我三伯公就想到了在双马镇上开修车棚的我和卖肉的柴油机。

我们俩接到我三伯公的电话后，都立马关了铺门骑着摩托车回到孔山。

养蜂人一家脸上泪痕还没干，我们看了也觉得心酸，当下换好衣服各自拿了点防身的东西就跟着他们上山了。

老虎洞那一带都是松林，大大小小的狗尾松占满山头。从洞里到蜂巢，先要走一段一米来宽能过手推车的山路，过了山路走到那片旱田后，再岔进一条养蜂人自己砍出来的小路，翻过山头下到山坳就到了。

这段距离实在说不上长，两边的环境也说不上复杂。我们来回走了两遍，也没看出有任何能藏住人的地方。松林透光性好，整片山林都非常光亮，地上也铺满松针，一眼就能从山梁看到山坳。在这样的地方失踪，确实让人生奇。

我们将搜找的范围扩大到了方圆五里，但搜到天快黑了，还是一点收获也没有。

孩子他娘和他姐姐都已经哭喊得声音沙哑了，他爹虽然一直不出声，但也看得出早已疲惫不堪。同行的两个老头子扶着身边的树，大口大口喘着气建议我们先回去，天快黑了，明天再过来。

养蜂人一家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点头同意了。

往回走时，再次路过那片旱地。旱地上种着一大片的玉米。这时候玉米已经快熟了，玉米苗又高又粗，整片旱地浓密得阴森森的。

前面几次路过，我们都没有注意过这片玉米地，也没有在这片旱地上找过。

我们都忽略了这片旱地。

而这片玉米林，其实是方圆五里内我们所看见过的最为蓊郁繁芜的地方。这片土地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一百个人，你不仔细寻找也根本发现不了。

他爹看着这片玉米地，然后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们孔山来的四个，说：“几位大哥阿伯，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们不好拒绝，就让孩子他娘和他姐姐在外面等着，五个人呈扇形散开穿进玉米地。

养蜂人一家只有这块地，所以几乎把这片地的每一厘米泥土都运用到了极致，这些玉米种得非常密，一畦一畦之间的距离也隔得非常近，人走在里面格外吃力。加上今年雨水好，山下的不少庄稼被水淹了，这里的玉米却长得分外好，那杆子比我还高出一尺多，钻在里面连天都看不到。

我在里面披荆斩棘找了十来分钟什么也没找到，甚至连自己在哪也分不清了。头顶的天已经蒙蒙黑，我怕找下去会出事，就沿着原来的方向开始慢慢往回走。又走了十来分钟，终于出去了。外面站着孩子他娘和他姐姐，还有我们村的两个老人。两个老人估计没钻多久就退出来了。不过也不能怪他们，都一把年纪了，我年纪轻轻钻这玉米地都觉得很吃力，他们俩肯定吃不消。

我觉得脸上湿湿的，擦了擦，闻气味好像是血。我以为是脸上哪里被玉米叶子割破流出来的，心下嘀咕着没想到刚才一路上用手护着还是没护住。

这时候柴油机也出来了。

他也给割得脸上有好几道血口子。

我以为孩子他爹也快出来了，可是等了老半天，面前的玉米地依旧静悄悄的。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们四个男人两个女人在外面喊了半个多小时，玉米地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像一潭墨绿的死水。

月亮出来了，白亮的月光斜斜地洒在玉米地上空。

孩子他姐姐怔怔地看着这片玉米地，良久，忽然“哇”地大哭了起来。她娘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有风吹过，玉米地沙沙地响着。

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那男人还是不见出来。

谁也不敢再进去找人。

我们四个带着那对母女，默不做声地摸黑下了山。

三伯公让自己的儿媳妇给母女俩收拾了个住处，就让她们住在他家里。

回到家我立即打了一盆水洗手擦脸，把脸擦过之后我发现，我的脸上一个伤口也没有，手上也只有两道轻微红色细痕，全身上下根本没有出血。

我脸上和手上的那些血，其实来自那些玉米叶子。

我高祖父威震双马镇，是在他成为响马贼之后的第二个月。

凡事需要机缘巧合，再英雄了得的人物，也需要有用武之地方能大显神威。成就我高祖父的机缘，来自于那头他抢回来的大黄牛。这头牛是我们孔山老占家的祸星，也是我们孔山老占家的福星。它在归入我们老占家门下的第二个月，就给老占家带来了灭门之灾。也正是在这次灾难中，我高祖父力挽狂澜，成了双马镇当年名头最响亮的一号人物。

占天刚厌恶他那个弑兄的逆子，但他并不厌恶那头由这个逆子牵回来的大黄牛。对于这头牛，他其实满心欢喜。

他把我高祖父和我伯高祖父所住的两个房子清空并作一间，并重新请木匠装了一道木栅门，这样，最让他痛心的两个儿子的房间，就变成了——一间牛栏。

他让自己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每天上午把大黄牛牵到后山，让它吃饱遛足，又叮嘱自己的女人每天晚上给它喂一桶泔水，定时给牛圈加换垫底的稻草。一个月下来，这头牛变得比先前更加雄壮了，一牵到日光下，皮毛就会泛起一片亮闪闪的光泽。

这时候快到夏耕了。

占天刚活了大半辈子，这个耕期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牛。所以，他还没有牛轭。

牛轭就是耕地时套在牛脖子上的曲木，平常人就算有这手艺能动

手做也不容易找到材料，毕竟天生弯曲成一个直角的树木太少了。

老头子需要买一个牛轭。

双马镇卖牛轭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刘庄的刘二秃子。

刘二秃子是个老光棍，整日无事，便游走在双马镇广袤的山林间，找寻能做牛轭的曲木。刘二秃子把找到的曲木削制成光滑轻巧、但是不失牢固的牛轭，每逢墟集，就扛到双马镇上卖。

占老头子牵着他的大黄牛在双马镇找到刘二秃子，想让刘二秃子给他的牛模比一下，按尺寸定制一个牛轭。

刘二秃子的牛轭摊子上还坐着他来赶集的侄子。

刘二秃子的侄子正在咂吧着一块白花花的麦芽糖。

刘二秃子给大黄牛量尺寸时，他那侄子看着这牛吞了一口甜滋滋的糖水，说：“叔，这牛我认得。”

占天刚大为惊讶，便问这孩子何以认得他手中这头大黄牛。

孩子说：“这是阿春哥哥家的牛，我们每次都一起放牛，他家的大黄牛在一个月前给县衙送税粮的时候被老虎洞的响马贼抢去了，就是这头。”

占天刚心里发虚，这牛是被他赶出家门的二儿子牵回来的，具体来路他全然不知，于是佯怒道：“胡说，这牛明明是我花钱从县城买回来的。”

刘二秃子怕侄子再乱说话闯祸，便把他赶走了，又搬来一张凳子，给我们老占家的老头子坐了。

刘二秃子挑了根质量最好的曲木，当着占天刚的面敲了敲，曲木铮铮作响，的确质地坚韧。占老头满意地点了点头，刘二秃子就开始按着量好的尺寸对这根曲木进行切削。

削牛轭是一门细致活，刘二秃子足足削了半个时辰，才把牛轭削出个大致形状。接下来，是一些收尾的工作。

占天刚对刘二秃子的手艺很是称许，一边看，一边不住地点头。大黄牛站在他身后反刍着前一天晚上吃下的干草，大嘴巴缓缓地嚼动着。

刘二秃子拿起锯子开始锯掉多余的部分，一个牛轭即将大功告成。

占老头伸了个懒腰，他打算接过刘二秃子的牛轭付过钱就起身回

去了。家里的女人应该已经做好了午饭，正等着他回去吃饭。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阿春哥哥，你看，是不是你家那头大黄牛？”

是刘二秃子那个侄子的声音。

占天刚回头一看，果然是那个男孩，他手里的那块麦芽糖已经开始融化，粘在他脏兮兮的手上，看着让人一阵恶心。男孩的旁边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身后的大黄牛。

十五六岁的男孩看着占老头说：“这是我家的牛。”

占老头脸色一沉，瞪着那男孩没有说话。

男孩又说：“我家的大黄牛左边那根牛角断了个尖，比右边的牛角短一点。”

占天刚看大黄牛的牛角，果然左边的那根已经没了尖，看上去有点钝。而且两个牛角一比较，也是右边的长一点。

刘二秃子也看出来了，便用质疑的目光看着占家老头。

占老头一生家境贫寒，但名声极好，这一番眼看要晚节不保，心里虽有些慌，但也强撑有理，恼羞成怒道：“两头牛长得像有什么稀奇，这牛就是老子从县城买回来的，再胡说老子一巴掌扇你小子。”

被称为阿春的男孩也年轻气盛，胸膛一挺，说：“这就是我家的牛，你这老头不会就是老虎洞里的响马贼吧！”

阿春此言一出，周围熙熙攘攘的行人悉被惊了一跳，纷纷看向争执不下的一老一少。

这一看，把占天刚看得急火攻心，冲上去对着阿春的脸就是一巴掌。

“啪！”阿春年轻的脸上登时出现了五个血红的手指印。

阿春也被激怒了，疯子一样朝占老头扑过来。

占天刚年纪虽然不小，但是年轻时也是个虎背熊腰的汉子，至今身板依旧比普通庄稼汉厚实许多。扑过来的阿春被他一掌就推开，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打人了，这还得了！刘二秃子见状，便也从后面朝我家这位已经五十来岁的先辈扑将过来。

老头子脑后无眼，被刘二秃子扑了个正着。但刘二秃子并没有把

他扑倒，只是像一只癞蛤蟆一样挂在他的背上。

占天刚一手将刘二秃子扯下来，怒不可遏地一拳砸在他的胸口。

刘二秃子哪禁得住他醋钵儿大小的拳头，当即闷哼一声，昏厥了过去。

阿春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眼睁睁地看着占家老头一拳打倒了刘二秃子，吓得撒腿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叫：“打人啦，打人啦——”

占天刚捡起地上的牛绳，把那个差点就做好的牛轭往肩上一扛，扔了几个钱在刘二秃子身上，就牵着牛往回村的路上走。

身后的大街上，躺着生死未卜的刘二秃子和站着刘二秃子的侄子。刘家侄子的麦芽糖已经吃完了，正呆呆地一边看着渐行渐远的占老头，一边舔着刚才拿过糖的手指。

一场注定要载入双马镇历史的风波就要开始了。这场风波也势必会成为我们孔山老占家族谱的编写素材，因为这场风波将要诞生一个响当当的汉子，而这个汉子的姓氏就是一个占字，孔山老占家的占。

日上中天，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都被热气蒸腾得有些变形。我骑着摩托车满身是汗地回到孔山。

一个女人站在我家门外。

女人穿得有些写意。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前年我最后一位姐姐嫁出去后，家里只剩下我跟我妈。而我每天都要到双马镇去料理铺子，我妈一个人在家没人照看，我跟几个姐姐一商议，就让我妈搬到了邻镇我二姐家。所以现在我一出门，我家里就没人了。女人在我家门外焦急地踱着步，并不时抬头看看前方的公路。

女人看见我，忙迎上来问：“占师傅吗？”

声音外焦里嫩，我听出正是电话里那个嗲声嗲气的女人。柴油机这混蛋隔段时间就会带一个女人回家住上一阵子，这女人我猜连他自己恐怕也记不清楚是第几个了。

我放好摩托车，说：“是我。”

女人说：“村长告诉我你家住这里。”

我点头，没说话。

女人又说：“占俊富，哦不，柴油机昨天早上和几个男人一起上山，说是去找前几天失踪的人。快中午时，抬回来一个死人。那个死人——吓死人了——”

女人做出一个很是惊恐的表情，我开了门倒了杯水，递给女人。女人接过喝了一口，又接着说：“他们把死人放在祠堂外面的平地上，又和村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上山了。上山时，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杆铁钎。他们上山后，直到现在也还没回来，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在和柴油机他们一起上山找人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我二姐的电话，说我妈病了，于是火急火燎赶到她家看我妈，我妈让我留两天，我本来也有这意思，就住下了。今天我妈病情好多了，我想着铺子荒废了两三天，于是又火急火燎地赶回双马镇，没回村就直接去了修车铺，所以孔山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

我看了眼女人，点点头问：“他有没有给你说什么？”

女人摇摇头。

我又问：“那尸体现在还在祠堂外面吗？”

女人说：“还在，村长也还在那里看着，怕被路过的狗啃了。还有个女人带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的。”

我让女人先回家待着，这事我去找村长商量怎么办。

女人道了声谢，就娉娉袅袅地走了。

我赶到祠堂外，平地上果然放着一具尸体。尸体平放在草席上，上面用一块破床单遮着，一群黑压压的苍蝇围着尸体呜呜地飞。村长坐在祠堂门口的石板凳上，手里拄着一根手腕粗的木棍。养蜂人的老婆和女儿坐在另一张石凳上，眼睛都已经哭红肿了。

村长看见我走过来，从石凳上站起来。

我说：“三伯公，柴油机他们是不是找到一具尸体？”

村长指指平地中央，把我带到尸体旁。

尸体已经腐烂，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臭味。

三伯公用棍子把破床单挑开，露出了下面的尸体。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我连忙掩住鼻子。

尸体是一个身材矮壮的男人，皮肤已经变成紫黑色。尸体全身都